諸史瑣言

諸史瑣言卷十三

三國志一

三國志目錄　隋志有敘錄一卷當卽指目錄

武帝紀光和末黃巾起　按後漢書靈紀及皇甫嵩傳並云中平元年黃巾起與此异

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沈欽韓曰續漢志濟南國領十縣此餘字衍　案續志濟南郡十城不曰國濟南安王康以建武中封至桓帝永興元年國除至靈帝熹平三年復封河間安王利子康爲濟南王此曹操爲相之濟南國也考濟南安王康傳云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邱六縣益濟南國而志所載十城此六縣之中止有朝陽一縣祝阿隰陰安德西平昌仍屬平原重邱志不載當已省併可見國除爲郡之後屬縣亦割隸不同迨郡復爲

國屬縣必有更變故得十餘縣恐餘字非衍文也

徵太祖爲典軍校尉　按後漢書靈紀注引山陽公載記曰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據注中引魏書蓋操拜東郡太守不就拜議郎告歸故此時尚稱議郎也

河內太守王匡注謝承後漢書曰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并勢共殺匡考證臣清植按後文所列諸人屯兵處獨缺王匡鮑信信名位微又其傳揚規太祖其統屬於操無疑匡所以缺如必是見并於操如謝承之說　按此說非也後文紹屯河內句後河紹傳作紹與王匡屯河內董卓傳云時河內太守王匡屯兵河陽津河湯縣屬河內是王匡與紹同屯河內傳有明文陳壽偶遺之耳至匡之見殺事在爲卓所敗之後謝承紀其後事非謂此時即見并于操且操此時雖行奮武將軍然未據有州郡故兵甚少鮑

信方為濟北相無由統屬於操觀後信諫劉岱或其時信兵少而統屬於岱乎時信為濟北相相與太守同為二千石不得謂之名位敵岱岱為兗州刺史濟北屬兗州故信得屬於岱至傳言其協規太祖乃指信迎操為兗州牧事非謂起兵時事

是時紹屯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伷屯潁川馥在鄴後漢紹傳云紹與王匡屯河內伷屯潁川馥屯鄴與此詳略不同

術使將劉詳屯匡亭　按續漢書郡國志匡亭在陳留郡平邱縣

術退保封丘　按前志封丘縣屬陳留郡後志無當已省併而此退保者或縣廢而城猶在也下文襄邑寧陵前志並屬陳留後志寧陵改屬梁國

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　按太壽有城當爲縣名續漢志無

謙守城不敢出　謙傳云退守郯

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瑯邪爲陶謙所害

按注中引世語吳書兩說當以吳書爲是

太祖陣亂馳突火出　按陣中何自有火此語未明注引衮韓言太祖入城燒其東門軍敗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足補傳文之缺

建安十一年　省昌慮郡　郡國志注云幷東海

鑿渠自呼沱入泒水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董昭傳云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水經沽水篇又東南至泉州縣與淸河合東入於海淸河者泒河尾也注淸淇漳洹滱易涞濡沽虖池同歸於海故經

曰泒河尾也說文泒水起雁門葰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段注戍夫山卽泰戲之山也北山經曰泰戲之山虖沱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漊郭云今虖沱水出雁門鹵城縣南武夫山李吉甫曰泰戲山一名武夫山在繁峙縣東南虖沱水出焉通典虖沱水出繁峙縣東南泒阜山明統志謂之小泒山大泒山然則戍夫卽武夫卽泰戲也泒水卽虖沱水之源也按據段氏之說則泒卽呼沱而此云自呼沲入泒則泒與呼沲又似二水矣俟考水經之泒河尾酈元注亦不能詳泒水之原委　水經鮑邱水篇注又東與洵河合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白楊谷西北流逕平谷縣屈西南流獨樂水入焉又東左合盤山水又東南逕平谷縣故城東南與洳河會又南逕紻城東而南合五百溝水又東南逕臨河城北屈而歷其城東側城南又南入鮑丘水

又東合泉州渠口故瀆上承虖池水於泉州縣故以泉州爲名北逕泉州縣東又北逕雍奴縣東西去雍奴故城一百二十里自虖池北入其下歷水澤一百八十里入鮑丘河謂之泉州口陳壽魏志曰曹太祖以蹋頓擾邊公將征之從泃口鑿渠逕雍奴泉州以通河海者也今無水按酈注所言泃河源委綦詳而不言入潞河蓋其時渠已淤廢故不能詳至其所引此書與今不同者或酈已刪潤非原文矣泉州縣屬漁陽兩漢志竝同

百城入郡　按郡國志荆州刺史部郡七縣邑侯國百一十七此云百城舉成數而言至所稱八郡與續志不合後漢書劉表傳荆州八郡注引漢官儀曰荆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夏武陵南郡章陵等則七郡之外有章陵然章陵之名晉宋志皆不見不知何時立又何時省也劉表

傳注引傅子言蒯越爲章陵太守此有章[illegible]郡之[illegible]祖子射爲章陵太守見禰衡傳趙儼爲章陵太守見本傳又武紀建安二年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繡又續百官志注引獻帝起居注曰省交州以其郡屬荆州荆州得交州之蒼梧南海九眞交阯日南與其舊所部南陽章陵南郡江夏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凡十三郡

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爲魏公　按是年幷十四州爲九州故冀州屬郡與續漢志不同然續漢書百官志注所引漢儀冀州得郡三十二獨無中山豈彼注有譌奪歟

十九年　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　楊阜傳同案南安續志不載晉志云靈帝置龐德傳云南安狟道人狟道本漢陽郡屬縣然則南安蓋分漢陽置也何承天以爲南

安郡魏分天水立宋志　然建安中已有南安則晉志之說
可據何志非也獻帝起居注雍州領郡有東南安蓋衍一
東字徐邈爲南安太守在建安中見本傳
文帝紀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元年二月　後漢
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五年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三月改
元延康　案三月始改元而書元年二月追書也操以正
月卒則二月以後之事當繫于丕延康雖漢號而丕所改
也
庚午王升壇即阼　注引獻帝傳稱辛未受禪辛未月二
十九日也與前注合庚午月二十八日也差一日宋書禮
志亦言庚午登壇受禪碑則言辛未受禪
文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案
楊俊傳注引魏略曰王象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象

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據所稱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與紀言千餘篇相合象時領祕書監故屬之象非象一人手撰也劉劭傳云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隋書經籍志皇覽一百二十卷繆卜等撰史記五帝紀索隱云皇覽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省覽故曰皇覽是魏人王象繆襲等撰曹爽傳注桓範延康中以有文與王象等典集皇覽御覽一六百三國典略曰祖珽言昔魏文帝命諸人撰著皇覽包括羣言區分義別是王象之外可考者有劉劭繆卜繆襲桓範韋誕諸人即紀所謂諸儒也李善文選注引皇覽聖賢冢墓誌當是皇覽之一篇非別一書索隱所引亦即是書但云記先代冢墓似皇覽專記此一事其說非也

明帝紀太和元年　初營宗廟　按後文三年十一月廟始成迎神主於鄴是文帝之世未嘗立廟矣而文紀黃初四年夏五月注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太皇帝廟大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爲魏太祖萬載不毀也是黃初時已立廟與此紀不符將無黃初時造廟于鄴此時始立於洛陽耶觀此紀云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此鄴有廟之證黃初四年六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舍宋書五行傳云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帝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常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初不復還鄴而員丘方澤南北郊社稷等神位未有定所此其罰也此又洛陽未有宗廟之證也顧操死于洛陽而神主在鄴者蓋操於建安十八年爲魏公即立

魏宗廟于鄴故死而神主亦送至鄴魏略言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可見文帝之世尚未定都故時而幸許時而幸洛終歲無常所既立廟于鄴自不必于洛陽別起宗廟至明帝定都洛陽自不得不別營宗廟宋書謂文帝不起宗廟者似未得其實惟廟在鄴而身未嘗至鄴則其簡宗廟廢祭祀誠難免譏議矣

三少帝紀正始五年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廷

趙一清曰三年所詔定從祀廟廷者自曹眞以下至典韋二十人後郎繼以荀攸其中並無程昱且終魏之世程昱並未升配而裴注以爲升程昱而遺郭嘉未詳厥趣　案明帝紀青龍元年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是程昱之配饗最先趙氏偶未檢及遂有此疑

嘉平六年以避皇位注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演　潘眉曰此曹演也曹仁傳仁弟純封高陵亭侯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　案曹演襲爵高陵亭侯官至領軍將軍並與此不同恐非曹演也鍾繇弟演文帝封爲列侯但不詳侯名官號此當存疑

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温　攷異云當是甄温　趙一清曰又昭甄皇后傳云父逸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戸千追封適孫像襲爵像薨子暢嗣又封暢弟温韡豔爲列侯裴注引晉諸公讚曰成熙初封温本國侯領射義校尉似此時暢既失爵温附司馬氏故得還封本國侯以支庶而奪太宗又文德郭后云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后父永後封安陽亭侯進爵鄉侯又進爵觀津侯甄本始封於安城不應冒郭氏安陽之號抑或表既進封觀津而以安陽鄉

封溫乎然云本國侯則固是安城而非安陽也疑陽字是城字之誤　案甄后傳暢以嘉平三年薨子紹嗣是暢初未失侯嘉平五年紹尚在也惟郭表以青龍三年進封觀津侯溫封侯亦在是年其爲表改封而更封溫事正相接初非甄氏冒郭氏之號陽字不悞趙說非

正元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何焯曰案乙丑癸未之中不應有戊戌當是戊辰之訛　案儉欽以乙丑起兵自淮至許必數日方得反問又必粗爲部署方能出師乙丑至戊辰纔四日恐不能如是之速何說非也晉書景紀作戊午是月有乙丑不得有戊午則晉紀亦誤當是戊寅之訛戊寅在癸未前距乙丑十四日十四日而師出已云神速且晉紀下文云倍道兼行甲申次

於澄橋甲申在戊寅後七日若戊辰則相距十七日又何倍道兼行之有

景元二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案諸紀日蝕漏書者多今以宋書五行志晉書天文志校之明帝太和六年正月戊辰朔注云見吳歷齊王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朔宋志注云紀無三年四月戊戌朔同上六年四月壬子朔十月戊申朔九年正月乙未朔嘉平元年二月已未高貴鄉公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朔陳留王景元三年十一月已亥朔宋志作丑日三月食九紀皆不書

景元三年　破維千侯和　明史地理志洮州有侯和城四年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師諸軍趣甘松沓中元和志甘松嶺在松州嘉誠縣西南明史地理志洮州西南有古沓中戍

三國志二

后妃傳文昭甄皇后及東鄉公主注諱等自crossed夫人　諱字蓋明帝諱叡字魏書乃魏王沈所作故以諱字代之

董卓傳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　案廣武縣名續漢志屬鴈門郡蜀郡北部都尉後漢書西南夷傳云冄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宣帝乃省幷蜀郡爲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云卓遷此官在桓帝末故尙爲北部都尉也

以贈卓注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爲從事　按後漢本傳言爲州兵馬掾

韓遂等起涼州後爲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硤北爲羌胡數萬人所圍　潘眉曰西拒遂句絕時張温別使卓討先

詳羌於望垣硤北爲羌胡所圍韓遂自在榆中非拒遂於望垣硤北也榆中屬金城郡望垣屬漢陽郡　案潘說誠是然范書云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拜卓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屯美陽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已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此西拒遂之事此傳略而不言遽接云於望垣硤北爲羌胡所圍語太簡則不明也

又封卓母爲池陽君置家令丞　案續漢志公主每立家令一人丞一人此豈比其母于公主乎范書作置丞令劉攽以爲當作令丞

戰闕長安中注汜妻懼傕與汜婢妾而奪己愛考證袁宏漢紀婢妾下多私字　案漢紀云汜妻懼與傕婢妾私而奪己愛文意與此不同此注妾下不當有私字

以暹爲征東才爲征西樂征北將軍　范書拜胡才爲征東將軍韓暹爲大將軍與此異

袁紹傳由是勢傾天下注湯四子長子平平弟成　案范書袁安傳以成爲湯長子注引風俗通云湯有子十二人並與此異

以大將軍掾爲侍御史注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　范書云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與此注不同

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　范書同時諫馥者無李歷有沮授

卓遣執金吾胡母班至王匡殺之　范書獻紀袁術王匡殺胡母班等在初平元年六月而紹得冀州在二年七月此敘殺班等于得冀州之後與范書不同

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　時紹方得冀州地在大河之北而偁關東者對關中言也范書本傳卓之誅隗等在紹起山東之時此敘於紹得冀州之後先後不同獻紀書此事於初平元年三月戊午日月皆備似范書爲是然卓傳注引英雄記卓既死諸袁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于郿者范書紹傳注引卓別傳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郿藏之青城門東都門並長安城門見黃圖又似諸袁之死實在卓既入關之後者或者卓先驅之入關後又殺之乎袁術傳注引吳書紹與術議立劉虞爲帝事紹術書中有室家見戮

門戶滅絶之語是隗等之死在紹等議立劉虞之先武紀兩書袁紹韓馥謀立劉虞爲帝一在初平元年一在二年春並在紹得冀州之先然則隗等之死范書所載年月不誤

備奔紹注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　文選檄首有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案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文首曰告巴蜀太守荀彧檄吳將校部曲文首曰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此檄首之體也此文左將軍云云如爲所告之人則其時徧檄州郡不應獨舉豫州如爲立言之人則檄乃紹之辭不應稱左將軍云云也未詳其義

袁術傳歷職内外　復爲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　范書云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

劉表傳長沙太守張羨叛表　羨之叛表用桓階之說見階傳

呂布傳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　范書云袁術待之甚厚與此异

北詣袁紹　范書布去術從張楊方投紹與此异

張邈字孟卓　案呂布張邈事首尾相連故合傳范書附邈于布此句上云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方接邈字孟卓云云文法頗密此以張邈另提而叙布過邈于後與范不同錢大昭以此爲校者之誤

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至術欲結布爲援乃索布女　案上文言術拒布不受而此云靈等聞布至斂兵又云術爲子索布女情事不相接范書於劉備拒術之下採英雄記補

牧術報布書一事方爲完密
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　案注中典略言宮有妻子不獨
女也宮言不絕人之祀則有子明甚恐此傳有誤范書從
典略
臧洪傳舉孝廉爲郎　范書云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
學舉孝廉補即丘長
公孫瓚傳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　范書詔拜瓚
降虜都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與此异
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　范書云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
外與此不同以范書劉虞傳證之此傳爲是
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　下文皆稱劉虞此獨稱字不
免參差
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賁侯　范書靈帝遣使者就拜太

尉封容巳侯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與此异

瓚奮武將軍封薊侯　范書瓚拜奮武將軍封薊侯在初平二年瓚破青州黃巾之後靈紀瓚破黃巾在二年十一月而卓劫帝西遷在元年二月此敘封侯于西遷之先與范書乖异當以范爲是瓚破黃巾而封侯於情事爲得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至瓚遂止不出　瓚遣子求救于黑山賊以下一段范敘于三年與此不同者此承祚力求簡嚴不復分敘也

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爲應注使陳琳更其書　讀書記曰注採獻帝春秋云云按更其書者所以譎瓚在昔袁周二十四字後漢書削作瓚與續書發端者近之非琳所更也　旁證陳琳更下當有脫文在昔袁周以下二十

四字疑闕要害非琳所更也後言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則琳所更書必使續緩進之計以遲其期也　案范傳載瓚書較注中典略所載爲詳章懷注曰獻帝春秋候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辭卽此書然則此書已非瓚之原文蓋瓚書不傳所傳琳所更書此注陳琳更下未必有奪文也且瓚與子刻期書中必有刻期日月而此書無之則非瓚之原書尤爲顯然

陶謙傳參軍騎將軍張溫軍事　范書爲車騎將軍張溫司馬

西討韓遂注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爲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爲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　案范書靈紀中平元年湟州

義從胡北宮伯玉與先零叛呂金城人邊章韓遂爲帥二年北宮伯玉寇三輔遣佐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克秋七月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免八月呂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討北宮伯玉嵩傳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詔嵩回鎮長安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討之然則嵩溫所討者並是章遂等非二時二事吳書分爲二疑誤又嵩時爲左車騎將軍非征西也嵩爲征西將軍在董卓被誅之後此亦誤

廣陵太守琅邪趙昱　范書云字元達

張楊傳爲武猛從事　案州從事無武猛之名此蓋漢末臨時所置如張燕傳之將兵從事也

太祖及袁紹等皆爲校尉屬之注趙融馮芳爲助軍校尉夏牟淳于瓊爲左右校尉　范書帝紀注引山陽公載記

曰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馮方爲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
牟爲左校尉淳于瓊爲右校尉覩此爲詳惟馮芳作馮方
必傳寫有誤未詳孰是

卓以楊爲建義將軍河內太守　錢大昭曰英雄記云楊
及部曲諸將皆受傕氾購募共圖布圖布者爲董卓旣誅
故傕氾等欲殺呂布爲卓報仇也是時傕氾等用事以楊
爲將軍太守必非董卓明矣　案呂布傳布殺卓後先詣
袁術次詣袁紹次走河內與張楊合范書則從術後卽從
張楊楊下諸將欲圖布後投袁紹是呂布出關之初楊已
在河內非至傕氾等購布始爲河內太守也卓字未必誤

公孫度傳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　明紀太和四年春
二月遼東太守公孫淵爲車騎將軍此缺吳志注稱淵爲
缺平樂侯此傳亦

置百官有司　明紀云稱紹漢元年此缺見注引漢晉春秋

屯遼隧　案前漢志作遼隊縣屬遼東續漢志無

張燕傳燕剽捍趙氏一淸曰或疑剽捍當作剽悍非也潘氏眉曰捍與悍訓勇者異義史記貨殖傳雕捍少慮注云如雕性之捷捍卽此捍字　案捍字之訓衛也（左氏文六年傳注）禦也（國策西周策注）蔽也（左氏成十二年傳注）距也（漢書董仲舒傳注）突也（同上文穎說）張也（淮南原道注）扞格不入也（禮記學記釋文）扞格堅不可入之兒（禮記學記注）韘也（廣雅釋器）挽也（山海經大荒南經注）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禮記內則注）堅兒（管子地員注）引也（呂覽壅塞注）忮也（說文）見於諸書者如此無訓爲捷者攷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屬國捍索隱亦作悍楚世家豐悍春申君傳索隱作捍然則悍捍古書通用貨殖之雕捍亦當訓作勇悍之悍此傳剽捍亦

當作剽悍解且下文方言捷速過人如捍已訓爲捷無乃
重沓乎趙潘二說未是
張魯傳祖父陵客蜀　范史張魯附劉焉傳傳云順帝時
客於蜀
夏侯惇傳楙歷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趙一清
曰兩漢志皆無河陰顧祖禹謂平陰魏文帝改河陰杜陽
爲令時不應有河陰之名蓋史家追改之　案前志五原
郡河陰續志作河除疑除爲陰之譌杜陽爲令者五原之
河陰乎若河南郡之河陰始見于晉志宋志以爲魏立
曹仁傳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　錢大昕曰勾陽
當即句陽然屬濟陰郡在今曹州府城北二十里布在下
邳未必有別將在句陽疑爲曲陽之誤曲陽在今淮安府
安東縣西北　案此傳敘征呂布於迎天子都許之前乃

張邈陳宮迎呂布爲兗州牧時事濟陰郡屬兗州也武紀興平二年襲定陶定陶爲濟陰大守治則仁攻句陽當亦在是年

夏侯尚傳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　案以蜀志劉封徐證之上庸三郡之入魏乃孟達降魏使達與夏侯尚徐晃共襲封非由尚建策與此傳异

荀彧傳叔父爽司空注皇甫謐逸士傳　案後漢書荀淑傳注及御覽並引作高士傳而御覽八百十及世說五注引作逸士傳未詳孰是

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　何焯曰此書即陳琳所作檄也　案范史亦以爲琳所作檄書然琳書乃檄州郡非

與操者恐別有與操書今不傳也且下文云衆皆謂失利于張繡故是此書在興平二年操敗於張繡之時而陳琳檄文則作於四年紹幷公孫瓚之後其時實不同也

改封愷南頓子注干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顗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顗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遣荀勖其餘語時同臣松之案和嶠爲侍中荀顗亡沒久矣荀勖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爲非也考其時位愷實當之　案荀顗卒於泰始十年而和嶠爲侍中在太康元年吳平之後其時顗沒已七年裴氏所駮誠是至荀勖爲中書監嶠爲中書令晉書嶠傳至太康中勖爲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而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嶠亦爲侍中是勖嶠同在中書同爲侍中未嘗不同班勖之稱侍中亦未爲非也荀愷雖曾爲侍

中而武帝時不聞信任諸書亦無及豈者裴氏揣測之詞轉失其實世說劉孝標注亦引干寶晉紀及晉陽秋之言而以孫盛爲得其說卻是至晉書和嶠傳采二家之說並舉顚勖則大誤矣

張範傳祖父歆爲漢司徒父延爲太尉　范史帝紀桓帝建和三年冬十月大司農河內張歆爲司徒注歆字敬讓靈帝中平二年太僕河內張延爲太尉注延字公威歆之子

涼茂傳卒官注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案劉表傳注引漢末名士錄八友之名無茂

王修傳百姓稱之注及聞袁軍師　案聞袁軍師蓋謂袁渙渙傳云爲丞相軍祭酒

張臶傳管寧　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元以溢涌激波奮

揚寶石負圖　錢氏大昭曰宋書符瑞志四年作三年案明帝青龍三年注引魏氏春秋亦言是三年事與宋志合至搜神記則云始見於建安形成于黃初文備于太和其說爲不同也

崔琰傳昨案戸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　案續漢志冀州領郡國九共戸九十萬八千有五口四百一萬三千十三此永和五年戸口數也此云三十萬衆則不及十之一也

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　荀攸傳云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而此云百萬者彼舉帶甲者而言此言其民衆之數上文言冀州得三十萬則四州之衆不過如此

又太祖爲東郡太守表信爲濟北相　案初平元年山東義兵起鮑信已稱濟北相袁紹表曹操爲東郡太守在初

平二年此恐魏書之誤

司馬芝傳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　潘眉曰區字當爲匡管子有大匡中匡小匡而無區言　沈欽韓曰管子自任法第四十五至內業第四十九爲區言　案大匡諸篇不得儕匡言潘說誤區言四治國篇言富民積粟事即其所本也

鍾繇傳楷茲度矩注近見南陽宗惠叔　錢大昭曰疑即宗承見荀攸傳注　案宗承字世林事詳世說二注引楚國先賢傳恐惠叔別是一人

因荀仲茂轉言鄙意　李善文選注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太子文學

王肅傳改封恂爲承子注虔子康隆　旁證晉書王雅傳云雅王肅曾孫也祖隆然則隆亦肅子疑虔子之子字本

是弟子　案上文先曰虔後曰弟愷則不得復云虔弟某某矣梁說未諦惟與晉書乖異未詳

亦歷注經傳頗傳于世注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　潘眉曰漢武帝置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更名漢陽郡晉復爲天水郡此郡前漢爲天水後漢爲漢陽魏亦爲漢陽晉復爲天水也薛夏漢末人當偁漢陽人魏略以爲天水人據晉時郡名追改之然述太祖言則曰漢陽兒輩述其勑于則曰無還天水彼此歧說則判若兩地矣　案晉書地理志魏書地形志並云晉復爲天水郡此潘說所本然考明紀太和二年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應亮曹眞張郃傳諸葛亮傳並同衞臻傳諸葛亮寇天水閻溫傳天水西城人楊阜姜維傳並云天水冀人鄧艾傳有天水太守王頎景元四年姜維傳亦有天水太守魏略云馬遵是魏時已復名天水

不名漢陽矣裴潛傳注引魏略嚴幹傳馬超破爲漢陽太守事在建安十六年武紀建安十九年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其時尚偁漢陽也張既傳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又云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破吳蘭在二十三年徙民當在此時郡名之改亦當在此時故張既傳疊見魏略述操語尚偁漢陽在郡名未改之時其勑子偁天水在郡名已復之後非彼此歧異潘未深考耳

程昱傳封安國亭侯　案張燕封安國亭侯傳子方孫融在昱之先同時侯者而亭名相同未詳其故

郭嘉傳表爲司空軍祭酒注公有十勝　案此注所偁十勝其度勝謀勝德勝武勝與荀彧傳彧所言四勝大略相

同豈一事而傳之者異邪賈詡傳詡亦言四勝曰明勝勇勝用人勝決機勝其語雖不詳而其大意與彧所言亦同三人之言何以若合符契邪

蔣濟傳加散騎常侍注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　旁證景初二年滅公孫淵始以遼東昌黎帶方元菟樂浪五郡爲平州後合爲幽州不應太和六年已有平州刺史且豫是時爲烏丸校尉持節屯平亦不爲平州刺史也　案田豫傳轉豫爲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即此事也時豫固非平州刺史亦非護烏丸校尉此注平當作幷豫後爲幷州刺史此追書之耳

今雖有十二州　案十二州以杜恕傳考之乃兗豫司冀

荆揚青徐幽幷雍凉也此疏在景初二年公孫淵未滅之先故不及平州而晉志謂魏文帝即位分隴右爲秦州中間暫廢而此云十二州是亦不數秦州也豈太和中秦州已廢邪

劉馥傳注吾統荆州十郡　錢大昕曰郡國志荆州七郡此多三郡疑爲魏興新城上庸耳　案此西晉之荆州與後漢及魏不同錢說未是攷晉志武帝時荆州統郡二十二至惠帝時桂陽武昌安城三郡屬江州新城魏興上庸三郡屬梁州懷帝時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屬湘州當西晉之末荆州所屬郡則有江夏南郡襄陽南陽順陽義陽建平宜都南平武陵天門及惠帝分立之隨新野竟陵凡十四郡而此云十郡未詳　又案晉書敘宏此事在惠帝幸長安之前則其時湘州未立隨新野竟陵三郡未分

并長沙等五郡計之爲十六郡與十郡之說亦不符

貰遂傳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諸郡長吏二千石以下　潘眉曰御史當爲刺史此傳寫誤也秦置監御史掌監郡秦之御史郎漢之刺史賈逵言六條詔書察諸郡長吏是言漢制不應以漢世之法屬諸先秦之官知今本作御史者非也　案潘說未是本文云以御史出監諸郡實指監御史而言如改御史爲刺史則不得云出監矣刺史之制本于監御史故逵統而言之耳

杜畿傳河東有三萬戸　案續漢志河東郡九萬三千五百四十三此云三萬大較存三之一也下文云河東最先定少耗減而戸口之存者已如是則他郡之耗減可知矣

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　案此與下文十州擁兵語皆稱十州而下文又又詳十二州之名何邪

殛鯀而放四凶　趙一清曰以鯀不在四凶之列與先儒說異　案四凶見左傳渾敦窮奇檮杌杜預以驩兜共工鯀當之而務伯之言如此此出是父子异說也

徙章武郡　章武漢縣屬勃海

卒于徙所　案晉書杜預傳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此傳不言諱之也

鄭渾傳渾見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　何焯曰注採張璠漢紀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案後漢書作與何顒荀攸共謀誅卓爲得其實　案此傳與注异而與范同以王允董卓諸傳考之誅卓時無鄭泰名則何說誠是

以子崇爲郎中　趙一清曰宋書鄭鮮之傳高祖渾魏將作大匠曾祖襲大司農南史同豈崇有二名耶　案襲或是渾之少子崇之弟也

倉慈　咸爲二千石注常爲雍州十郡最錢大昭曰雍州獻帝時置卽司隸所部七郡後雖有分置顏斐時當仍舊制十疑當作七　案後漢書百官志注引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之九州雍州部郡得宏農京兆左馮翊左扶風上郡安定隴西漢陽北地武都武威金城西平西郡張掖張掖屬國酒泉敦煌西海漢興永陽東安南凡二十二郡則錢云卽司隸所部七郡者非也其時涼州省入雍州迨魏文帝卽王位又置涼州見張既傳則武威金城西平西郡張掖張掖屬國酒泉敦煌西海九郡已不隸雍州永陽建安十九年省見武紀漢興郡劉昭續志注曰曹公分關中置以游楚爲太守事亦見張既傳迨魏氏受禪宏農改屬司州見晉志漢興爲漢之嘉名魏時必省雍州僅得京兆馮翊扶風上郡安定隴西漢陽北地武都南安十郡

顔斐爲京兆太守在黃初初其時雍州尚十郡故魏略云然迨後又分隴西爲秦州以三輔屬司隸則雍州屬郡不得而詳矣錢氏以後漢制擬魏制故往往多訛

張遼傳文帝即王位孫權復叛遼還屯合肥黃初二年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　逌一清曰權無再服再叛之事前後疊出史家贖詞承祚亦刊落不盡耳　案吳志孫權傳建安二十二年春權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爲丞相魏王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鄧筑陽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黃初二年自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黃武元年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云云傳文先書

請降後書稱藩是當日實有再服再叛之事曹仁傳文帝即王位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權傳注魏略載魏三公奏曰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惻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遂乃更折節又載權與魏王牋曰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篤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此魏吳有[illegible]之實事也其又稱藩者有西顧之憂耳

于禁傳吾知禁三十年　案上文太祖領兗州禁為都伯操領兗州在初平三年至建安二十四年為二十八年言三十者舉成數也

徐晃傳今假臣精兵注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應稱臣傳

爲者誤也　案漢時下之於上輒稱臣晃特沿舊習耳

李通傳江夏平春人　晉書李重傳作江夏鍾武人重通

曾孫

封建功侯　錢大昭曰陳氏景雲疑建功下脫亭字予謂

建功侯即魏武所置名號侯之一也　案魏氏列侯多由

亭侯進封鄉侯不應通獨由亭侯改都亭侯錢說冏是惟

魏武置名號侯在建安二十年而通之封在三年未必即

爲名號之一且通子基襲侯恐名號侯不能襲也

龎淯傳初淯外祖父趙安云云　御覽引漢魏春秋語與

此全同

閻溫傳注孫賓碩家素貧　案賓碩有車騎有別田舍非

是貧者

衛弟爲京兆虎牙都尉　衛弟名玹見後漢書

不修敬於京兆尹　時京兆尹延篤
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　後漢書稱
趙岐劉表共上爲青州刺史與此異
南極赤岸　趙一清曰赤岸赤壁也赤壁亦作赤圻圻或
岓之誤　案文選注七發曰淩赤岸山謙之南徐州記曰
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案此
則南極赤岸指操征孫權時事不必定是赤壁之役
故齊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注引魯連書言曹
沫事案文選注引史記爲其本事所出不知裴氏何以遺
彼而引此
武文世王公傳彭城王據　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
千六百戶　旁證按前鄧哀王沖傳云命宛侯據子琮奉
沖後又後郿戴公整傳云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則據

必非無子者本傳不言薨於何時子某嗣恐有脫文
此傳諸王薨于魏世者皆書謚其不書謚者據及燕王宇
趙王幹楚王彪樂陵王茂也楚王彪以罪自殺故無謚其
餘不書謚者皆逮及晉世故本傳無薨年及子某嗣之文
非有奪也惟趙王幹薨於景元二年見三少帝紀而傳不
書薨年子嗣則眞缺文也
燕王宇　常道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大宗　旁證奐既入
繼大宗而本傳亦不言薨於何時子某嗣此與彭城王傳
同一疏脫　按說已見前且宇爲常道鄉公之父故三少
帝紀於燕王表賀稱臣詳載有司平議苟薨于魏世不應
不書也梁氏於趙王傳之疏漏未曾糾及而此傳及彭城
王傳反議之何也
邯鄲懷王邕　案邯鄲及下淸河廣平二王紀不書薨

評曰注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冏上書曰　何氏焯曰艮成
式語資篇載元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
案元首不以文章名世安得宏偉至此意者陳王感愴孤
立常著論欲上以身屬親藩嫌爲已地至身沒而元首以
貽曹爽歟　案此論有云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
則當在齊王芳正始四年上也陳思薨於太和六年下距
正始四年凡十二年而謂預作此論恐未然且陳王於陳
審舉之義疏中嘗言廣建藩王幾一二百言亦何嘗以身屬
親藩爲嫌哉
王粲傳粲恆典之注摯虞註疑要注　案決疑要注一卷
摯虞撰隋志在儀注篇此注所引粲玉佩事是記物之書
非紀事之文也旁證云疑要爲決錄之誤非
繁欽注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皆巧麗考證記下疑

有脫文　旁證文選繁休伯與魏文帝牋注引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笳同音牋述與余而盛歎之雖言過其實而其文甚麗按即是薛訪車子事而訛脫其字也　案注文云皆巧麗則非指一事而言疑此注當以書字句絕率字句絕喉轉即薛訪車子事而意率別一事故曰皆其書不傳無可考矣

劉廙傳弃揚州注考叡過蒙分遇榮授之顯　考叡之愛已衰　潘眉曰此兩云考叡當是廙之父名叡　案廙與表牋似不得自稱其父名此當闕疑

盧毓傳斑泰山太守注卒於胡胡中子孫過江　旁證兩胡字衍一字　案卒于胡句絕胡中下屬非衍

和洽傳官至廷尉吏部尚書注愍懷太子初立以嶠爲少保加散騎卒于官贈光祿大夫　晉書和嶠傳云惠帝即

位拜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卒贈金紫光祿大
夫與此異
常林傳注魏略時苗傳乘薄軬音車　釋名軬藩也藩蔽
水雨也
崔林傳寇竊寖息注今涿郡領戶三千　案續漢志涿郡
戶十萬二千二百一十八此永和五年戶數經亂之後存
者不及三十分之一
司隸校尉屬郡　晉書地理志魏氏受禪司隸所部河南
河東河內弘農幷冀州之平合五郡置司州潘眉以續漢
志之三輔三河弘農七郡當之非也惟既置司州而不置
刺史仍以司隸校尉治之耳
辛毗傳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　明紀太和六年
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毗上疏乃是年事故尙有諸葛

亮講武治兵語

高堂隆傳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害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趙一清曰鯀九載禹十三載乃同合父子共得二十二載孟子史記及馬融諸儒之說不同　案此極言其災甚役久故合鯀禹治水之年言之文用前後二字其長顯然史記夏本紀言禹居外十三年河渠書言禹抑洪水十三年蓋據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以爲言然則此合鯀九載而云二十二載未嘗與史記不同也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馬融以爲禹治水三年八州平見禹貢正義其說與史記異然羅苹路史注云八年于外特記過門不入之年則孟子所言原非謂治水止此八年馬融之說不知何本夫以九州之大且又鯀治之九載之久而未能平乃

謂三年而畢其役恐未必若是之速終當以史記爲是

牽招傳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　陳景雲曰塞北無平州招時守雁門控御北荒以上文故平城故馬邑二事觀之則平當爲武武州亦雁門屬縣也史記單于入武州塞崔浩云在平城西百里　案此西河郡之平周州古字通陳說未必然

王淩　仍徙爲揚豫州刺史　趙一清曰此揚字似誤衍是年諸葛誕爲揚州刺史誕傳云出爲揚州刺史王淩之陰謀也司馬宣王東伐以誕爲鎭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以是知淩不兼領二州也蓋都督或兼二州如王昶都督荆豫諸軍事王基都督諸軍是也若刺史則無兼領二州之例　案傳云仍徙是旣徙揚州又徙豫州非謂兼二州也下句云咸得軍民之歡心曰咸得正與仍徙相應非

指一州也揚字似非衍至諸葛誕之爲揚州刺史在正始初時淩已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乃趙云是歲諸葛誕爲揚州刺史誤矣

鄧艾傳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　四萬南監北監毛同官改四千考證四千監本訛作四萬臣龍官案淮北二萬淮南三萬共五萬人以十二分休計之止應有四千有奇不得云四萬也今改正　案李說非也十二分休者以五萬人十分之其二分休其八田守故得四萬人其分休之萬人乃四萬人之衞也且下文云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使出者止四千人是一人之所田歲完一千二百五十斛即日上下田良亦安所得此毛官及御覽八百二十一　通典通鑑所引並同

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　案魏時屯田輸穀之制於今

無考以四萬人計之是一人之田歲完一百二十五斛遍與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則一百二十五斛當四十一斛有奇此但以所完之穀而言未及衆費也嵇康養生論曰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康以魏人言魏事則艾之所籌當亦如是計歲完之數加之以衆費每人所田大約不能過二十畝今日江南水田一人之力能種十畝而已即有兼人之力亦未有過二十畝者與魏時情事向不甚殊也晉書傳元傳云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至數十斛而今日收穫之最多江湘不過畝六石即以一爲三亦不過十八石安得有數十斛之多哉

以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　潘眉曰魏朝爵士無封二萬戶者宗室諸王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曾封萬戶正始中曹爽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羣臣惟張魯以客禮封閬中

侯邑萬戶滿寵封昌邑侯前後增邑至九千六百戶艾同時鍾會破蜀進封侯增邑萬戶亦不過萬戶艾獨增邑二萬戶若非傳寫之誤則特典也　案艾先封鄧侯邑六年六百戶會封亭侯邑三百戶破蜀之功艾多于會會由亭侯超封縣侯邑萬戶艾不過增邑稍多耳未嘗厚於會不得以此為疑

鍾會傳注正始八年會為尚書郎　案會以黃初六年生至是年二十三矣

與山陽王弼　世說注三引弼別傳山陽高平人

管輅　清河令徐季龍　注引輅別傳季龍字開明則季龍是雙名此東漢時罕見者

烏丸傳自稱汗魯王注引英雄記作汗盧魯盧聲相近蓋塞外譯音本無正字也

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爲單于注紹遣使即拜烏丸三王爲單于　案烏丸三王下文所稱遼東率衆王頒下遼西率衆王蹋頓右北平率衆王汗魯也遼東率衆王未書名即峭王也惟正文尚有上谷烏谷大人難樓英雄記末之及似傳文難爲衍文且難樓亦不得但偁難也後文亦但偁三郡烏丸其不及上谷明矣

天餘傳出名馬赤玉貂犹美珠　犹毛同官狖說文無犹狖二文豸部貁鼠屬善旋从豸穴聲段桂並云从宂散之宂从穴者誤也爾雅釋獸蜼卬鼻而長尾郭注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縣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許書無蜼段云犹者貁之俗省蜼犹古今字王云字林貁俗作狖此以狖貁爲一字而狖者犹之譌也玉篇狖黑猨

貁猨屬淮南覽冥訓高注貁猨屬吳都賦劉注引異物志貁猿類玉篇區貁貁爲二字而猨屬之訓則與淮南注異物志同廣韵十九宥貁獸名似猨貁同上又以貁貁爲一字而皆無犺字此冗旁譌爲穴而犺字遂不見于篇韵二書也集韵貁或作狖犺雖未辨正从穴之譌而犺字猶存焉此僅見者也范書夫餘傳作豽章懷注豽似豹無前足音奴八反鮮卑傳注音女滑反猴屬也案爾雅釋獸貀無前足郭云晉太康七年召陵扶夷縣檻得一獸似狗豹文有角兩脚即此種也或說貀似虎而黑無前兩足釋文貀本又作豽說文貀獸無前足从豸出聲漢律能捕豺貀購錢百廣韵貀作豽據此則豽與貁非一物尋繹此傳犺與貂並言士文亦言大人加狐貍犺白黑貂之裘若猨屬之犺未聞有以其皮爲衣者甚明廣雅貁犺也王氏疏證爾

雅釋文引字林云貁謂之貜衆經音義卷二十一引倉頡篇云貁似貓搏鼠出河西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並引倉頡篇云貁似貍據此則貁貍屬非猨狖之狖也猨狖之狖自似獼猴不似貍故廣雅貜貁也㺅狖也二條相連貜與貁皆貍屬也其似獼猴之貁則于下文始釋之訓則此爲貜彼爲蜼字則此从豸彼从犬所以爲別也據王氏此說則貁狖字又異而廣韵因以貁狖爲一字惟廣韵貀下云似貍蒼黑無前足善捕鼠與蒼頡之說正合爾雅攷證引異物志云貀出朝鮮似貍貍蒼黑色無前兩足能捕鼠其說亦同且朝鮮與夫餘相鄰故因有此物矣然則此傳當爲似貍之貀亦名貁貍屬故其毛可作裘范書鮮卑傳所謂貂貀鼲子其毛柔蝡也其注云猴屬與夫餘傳注自相乖異或猴屬乃貍屬之譌歟

東沃沮傳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　案漢書地理志無沃沮縣或元始時已省并也不耐志作不而東部都尉治其下五縣曰蠶台善麗邪頭昧前莫夫租疑此五縣及不而沃沮即所謂領東七縣也

倭人傳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　范云自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

諸史瑣言卷十五

三國志三

劉焉傳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　案西漢王子侯王莽時俱已失國東漢初續封者寥寥安得有徙封竟陵之事范云肅宗時徙竟陵焉爲得其實　又案范史城陽恭王祉建武十一年薨十三年封祉嫡子平爲蔡陽侯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爲竟陵侯平後傳四世然則徙封竟陵者乃城陽恭王之後裔或此傳有譌字歟

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　范云進攻雒縣殺郤儉案東漢益州刺史治雒縣見續漢志然雒縣益州非二地此文既曰破又曰攻語意重沓　　淨者也

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　案是時騰與範等謀　李

摧非反也此承祚承舊文之誤范已刋正

兄瑁平寇將軍　旁證按焉傳言焉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爲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惟小子别部司馬瑁素隨焉則瑁乃璋弟稱兄瑁誤　案焉四子而璋字季玉則璋乃焉季子似不得遂謂瑁爲璋弟也范史亦稱兄瑁其稱小子者或是庶孽之子

先主傳因家焉注典略曰備本臨邑侯枝屬也　案漢表無臨邑而中山靖王子有臨樂敦侯光典略所言或即指此然典傳文異矣范史北海靖王興傳子復爲臨邑侯注臨邑縣屬東海然則臨邑侯乃齊武王之裔非中山枝屬惟臨邑國在東海不關遷涿典略之說非也

解綬繫其頸著馬柳　說文柳馬柱玉篇廣韻並云繫馬柱

彼州殷富戸口百萬　續志徐州部戸四十七萬六千五十四口二百七十九萬一千六百八十三此稱百萬已耗其十之六七矣夫徐州經曹操屠戮之餘而遺黎尚有是數則先時之殷富可知若冀州則操克譚尙之後僅得三十萬其屠戮更何如哉

先主轉軍海西楊奉韓暹寇徐揚閒先主邀擊盡斬之

通鑑考異曰暹奉後與呂布同破袁術於時未死也案范史董卓傳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并州道爲人所殺注引九州春秋曰爲張宣所殺是奉爲先主所斬而暹則非也魏志董卓傳亦云暹奉爲劉備所殺而注引英雄記所言與范史同恐此傳及魏志卓傳特約略之詞耳范史所稱明年指建安二年而證之魏志呂布傳先主屯小沛之後布尙與暹奉共破袁術則暹奉之死又

在其後此敘于屯小沛之先誠爲顛倒不免如考異之所
譏至魏志卓傳敘此事於建安元年則終言之詞又不必
議也

故議郎陽泉侯劉豹　旁證宋書州郡志云廣漢太守領
縣有陽泉蜀分緜竹立　案續志廬江郡有陽泉侯國未
詳所封何人疑豹即是其後蓋以王子封侯而傳國者至
廣漢之陽泉蜀時所分非此侯國邑先主未稱尊之時惟
張飛封新亭侯黃忠封關內侯至如漢壽之封出于孝愍
馬超爲都亭侯亦因其舊他未聞承制封拜此陽泉侯必
非蜀所封其國邑不必定在蜀續志既有陽泉侯國豹是
其後可無疑也下青衣侯向舉當亦東漢末所封其始終
不可得而詳矣

偏將軍張裔　裔傳不言爲偏將軍

後主傳子孫爲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沈氏欽韓曰三都尉謂奉車駙馬騎都尉也並漢武帝置　案二主妃子傳永及輯並拜奉車都尉封鄉侯餘無可考

諸葛亮傳侍中侍郎郭攸之　案攸之本書無傳附見於董允傳中

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注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　案前注引郭沖五事云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沖言雖不可信而後主降魏之時帶甲將士十萬二千乃蜀兵實數也此稱五萬蓋非其實至建興五年詔中稱統領步騎二十萬衆乃是虛數

關羽傳曹公即表封羽爲漢壽亭侯　漢壽乃亭名也王氏鳴盛趙氏翼並謂續漢書志武陵屬縣有漢壽關所封即其地熊方後漢書年表異姓侯內有壽亭關羽其下格

注云武陵壽上少一漢字當是傳寫脫去是熊方亦謂漢壽在武陵也然武陵之漢壽乃縣名非亭名亭侯之號不得襲用縣名恐別有漢壽亭不可考耳

馬超傳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盻之　盻胡計切說文怒視也

趙雲傳贊遣先主爲田楷拒袁紹　旁證爲字誤同先主傳　案爲讀去聲詩鳧鷖箋爲猶助也此言助楷拒紹非誤字也

龐統傳後郡命爲功曹　案此傳統爲功曹在周瑜領南郡之先不言何人所命當在劉表之世而世說注四引蜀志云周瑜領南郡士元爲功曹與今文不同下文注引江表傳亦云統爲公瑾功曹疑統先爲功曹至瑜領郡時尙任事故瑜卒而統得送喪也御覽二百六十四引荊州先德傳

云周瑜領南郡以龐士元名重州里所信乃逼爲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是統爲功曹由瑜所逼恐未可信

有似汝南樊子昭注然觀其齒牙樹頰胲吐脣吻　三語本東方朔傳

故爲軍師中郎將注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　案郡國志益州部戶一百五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七口七百二十四萬二千二十八此云百萬未分別是戶是口後主降魏時惟有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恐此所言百萬者是口而非戶也

時年三十六　唐庚曰龎德公以孔明爲臥龍以士元爲鳳雛則士元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　案臥龍鳳雛祇是當日品題如此非以年之長少分也傳明言統卒

年三十六安得云尙未三十乎

許靖傳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　劳證引典論汝南許劭與族兄靖俱避地江東保吳郡爭論於太守許貢至於手足相加　案范史許劭傳稱劭南到廣陵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吳志劉繇傳注引漢紀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不如豫章繇從之是劭渡江後始終在劉繇所繇先以揚州刺史駐曲阿不在吳郡則劭亦未嘗保吳郡何緣於吳郡太守前與靖爭論哉典論之言恐非其實又考靖與曹公書言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迫於袁術淮塗四塞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是劉繇與孫策相持之時靖已在會稽不在吳其不得與劭相遇明矣

秦宓傳仲尼嚴平會聚衆書　嚴平不演　案嚴君平而曰嚴平史中罕見

今之汶山郡是也　案汶山郡武帝置宣帝省靈帝復置見范史冉駹夷傳故三國時有汶山郡也據陳震傳則非靈帝時復置說見下

陳震傳　蜀既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汶山太守　案宋書州郡志亦云汶山郡劉氏立而范史西南夷傳則稱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未詳孰是攷異曰或漢末仍復省并至先主定蜀後復爲郡也

董允傳允既與父和同傳自當并於和傳之後中間不應隔以劉巴等三人如謂允位望重於一時應立專傳似不便與父和同在一卷此似可議裴氏回互之辭未必是也何義門以爲允事關蜀存亡故與和傳別出其說誠爲有

見惟既別出即不當同卷也

呂乂傳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illegible]錢大昭曰典曹疑典農之誤　案此鹽府校尉所請則非典農事者曹字未必誤王連傳云遷司鹽校尉於是簡取良材以爲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此典曹都尉官屬也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　趙一清曰羅侯地名水經潰水西過長沙羅縣西又注羅子自枝江徙此世猶謂之羅侯城也又傳言繼統羅國豈寇恂之後有封於羅者乎案范史寇恂傳恂封雍奴侯子損徙封扶柳侯損卒子釐徙封商鄉侯釐卒子襲嗣損庶兄壽封汝侯襲及壽之後史並不具或其後有徙封者莫可考矣下文言繼嗣羅侯又言繼統羅國則羅爲國名實有明證續漢郡國志長沙

郡屬縣羅不言是侯國則羅國之封在永和五年後也

廖立傳如向朗文恭　案文恭即杜微傳之文仲寶也華陽國志有丞相參軍文恭字仲寶梓潼人

楊儀傳處世寧當落度如此耶　案落度當與落魄落薄落託義同漢書酈食其傳注落魄失業無次也史記酈生傳集解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

霍峻傳龍侍有加注拜襄陵江將軍封萬年亭侯　晉書羅憲傳不言先封萬年亭侯

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　晉書言卒後追封西鄂侯與此不同

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高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瑯琊諸葛京汝南陳裕　案忌疑常播之後軫乃縣竹令杜雄之子見晉書軌疑高翔之後雅乂子見

乂傳國疑許慈之後恭禕子見禕傳京亮孫見亮傳裕疑
陳到之後
王連傳遷司鹽校尉　呂乂傳作鹽府校尉案司鹽校尉
領鹽府故亦稱鹽府校尉
楊洪傳況吾但委意于元儉元儉蓋岑述字
孟光傳光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　案此文稱長於漢
家舊典則所謂三史者皆屬漢史惟後漢書並魏晉以後
人所作必不在三史之數豈馬班之外兼數東觀漢記歟
來敏傳來歙之後也父豔　案范史歙傳豔爲歙之來孫
則敏乃歙之晜孫
文王果崩注蜀并于魏梁州建首爲別駕譙周至八月而
從事舉秀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　案晉志泰始三年分
益州立梁州於漢中若據此注則梁州之立在泰始之前

吳李恢傳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　趙一淸曰此交州是遥領顧祖禹謂蜀分益州置交州非也　案下文云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蓋是年與吳盟交分天下見後主及陳震傳交州屬吳故遥領之職亦因之而改也晉書地理志云蜀以李恢爲建寧太守遥領交州刺史此趙稱遥領之證據顧說誠誤

馬忠傳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　續漢志平夷屬牂柯郡味縣屬益州郡建興三年改益州郡爲建寧郡治味縣見水經温水注晉因之

王平傳若賊分向黃金　潘眉曰黃金者谷名元和郡縣志黃金谷去黃金縣九里其谷水陸艱險諺曰山水艱阻黃金子午南齊書高帝紀云黃金山張魯舊戍南接漢川

北枕驛道險固之極　案晉書地理志漢中郡有黃金縣疑此縣是蜀置而晉因之

張嶷傳巴西郡南充國人也　案續漢志充國永元二年分閬中置注巴記曰初平四年復分南充國縣是此縣由充國而分故加南字以别之追後至梁代改曰南部而南充國之名遂廢至隋志巴西郡之南充縣乃安漢縣改名與漢時之南充國異地旁證疑國字爲衍文者非也

輒有籌畫戰克之功注至他里邑　潘眉曰他里汶山縣名　案晉宋二志汶山郡屬縣皆無他里縣名未詳潘氏所據

費禕傳值前軍師魏延　趙一清曰文長未嘗爲軍師或是帥字之誤　案延傳建興八年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則此傳未嘗誤趙氏豈未見及耶

故雜幾與毋相失莊但繫保官以延之　旁證官當作宮

漢書蘇武傳老母繫保宮少府官屬有保宮令丞主領工徒役作按彼時刑獄繁多郡邸官寺皆別置獄故保宮有獄也　案魏書明紀太和元年詔保宮空虛初無資任何義門曰魏制凡鎭守部曲將及外官長吏並納質任有家口應從坐者收繫保官此資當作質然則保官乃收質任之所未必爲保宮之誤

楊戲傳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謚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　攷異追謚猶言追美也蔣公琰費文偉鄧伯苗宗德豔馬德信王子均張伯　之屬皆卒于延熙四年以後故不著於贊　案白虎通謚之爲言引也則此云追謚猶言追引耳訓謚爲美書傳未見

諸史瑣言卷十六

三國志四

孫堅傳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注靈帝紀日昌以其父爲越王也　范史靈紀熹平元年十一月會稽許生自稱越王寇郡縣注引東觀記曰會稽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臧洪傳文與東觀記略同案此文傳注不同與范史尤乖異恐當以范史爲是范史蓋本東觀記東觀記乃當時官撰之書以視傳聞之詞爲有據也

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　范史朱儁傳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卽此事

也范史不及堅者統於儁耳
上拜堅別部司馬注案孝廉舉進士　旁證朱儁案孝廉
進士此與後人由科甲出身者相仿史傳言舉進士者此
爲始見矣　案兩漢無進士之名而此云舉進士未詳其
義至梁氏欲以今制擬之殊非其實
章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
敵不斷功賞　案范史靈紀中平二年張溫破北宮伯玉
於美陽因遣盪寇將周愼追擊之圍榆中又遣中郎將董
卓討先零羌愼卓並不克董卓傳三年冬徵溫還京師然
則溫以被徵而還非軍勝而還當時之不斷功賞自以師
出無功非以軍未臨敵且其時溫破賊於美陽不得謂軍
未臨敵章遂敗走榆中亦無黨衆離散皆乞降之事此傳
與范史全不符合恐是承祚之謬

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　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桂與星相應　案范史靈紀中平四年零陵人觀鵠自稱平天將軍寇桂陽長沙太守孫堅擊斬之而無區星及周朝郭石事

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　范史卓傳卓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于梁與戰破堅生禽潁川太守李旻亨之卽此事時初平元年也

堅復相收兵合戰于陽人大破卓軍　范史獻紀卓傳此事在二年

孫策傳堅薨還葬曲阿　讀書記此云還葬曲阿而吳主傳太元元年秋八月大風吳高陵松柏斯拔參之謝詢請置守冢之表則文臺定葬於吳也　案二傳不應矛盾或堅先葬曲阿後徙吳也

乃攻破虎等注許昭　旁證於上文會稽妖賊許昌之子

韶下引此以證韶當作昭案妖賊許昭於熹平元年起句

章三年臧旻破平之獲昭父子是昭久已破滅策之破虎

在興平元年上距昭破之時已二十一年則是時之許昭

當別一人非許生之子注云許昭有義於舊君曹君謂盛

憲憲爲吳郡太守則此許昭乃吳郡人妖賊許昭則會稽

人明非一人梁說非

策以書責而絕之　注引策與袁術書與范史術傳文頗

異蓋彼乃蔚宗刪潤之

自歸曹公注領桂陽太守征虜中郎將呂範　行武鋒校

尉黃蓋　範傳不言領桂陽太守蓋傳不言行武鋒校

尉

又命揚州刺史嚴象　旁證按魏志荀彧傳注亦有嚴象

而太平御覽卷一百十八引吳志作嚴众众即眾字蓋宋本作嚴眾今本或訛眾爲象耳　案或傳注引三輔決錄象字文則是其名當作象不應作众鮑本御覽作象未知旁證所據何本

孫權傳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楊豫章廬陵　案孫策時已得廬江而此不及者豈以李術不肯事權耶　案建安十九年權征皖城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是權雖破李術未能得其地也

八年使呂範平鄱陽　案範傳平鄱陽在策征江夏之時與此傳不同

韓當周泰呂蒙等爲劇縣令長　案是時韓當爲樂安長周泰爲宜春長呂蒙爲廣德長然恐是總敘之詞未必皆一年之事

黃武元年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　御覽一百十八引欲作乃案辛毗桓階二傳並無使吳事蓋以權辭讓不受欲遣而未行也欲字不當作乃旁證以乃字爲是者非也下文文帝報書云遣尚書侍中踐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是毗階未至吳之證

有如大江注朱横海　朱横海不知何名朱靈爲後將軍附徐晃傳不言爲横海也

太元二年　二月大赦改元爲神鳳　案是年既改元爲神鳳則此文二年當改書神鳳元年乃仍承太元稱二年似於史例不合

孫亮五鳳元年吳侯英　英孫登子見登傳

二年兵進于橐皋　春秋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杜注

在淮南遂道縣東南
太平元年獲呂據於新州　據傳云據自殺與此異
鳳皇元年注江表傳初皓游善里或與丁奉留平密謀云云　案下文云皓聞知後因會以毒酒飲或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或自殺平憂懣月餘亦死而獨不及奉蓋奉已先卒故也奉傳建衡三年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傳不言所毀何語殆卽善里之謀歟
劉繇傳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　案漢表牟平共侯渫齊孝王子
士燮傳漢遣張津爲交州刺史　侯康曰晉書地理志建安八年張津爲交州刺史士燮爲交阯太守共表立爲州乃拜津爲交州牧藝文類聚卷六引苗恭交廣記曰建安

二年南陽張津爲交阯太守士燮表言伏見十二州皆稱曰州而交獨爲交阯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普天之下可爲十二州者獨不可爲十三州乎詔報聽許拜津爲交州牧加以九錫彤弓彤矢禮樂征伐威震南夏與中州方伯齊同自津始也按二書所載事同而一以爲建安八年沈約亦以爲八年一以爲二年攷孫討逆傳注引王範交廣春秋建安六年張津已爲交州牧則云八年者非也又此傳上文稱交州刺史朱符此是史臣追稱符爲刺史時實未名州也揚雄有交州箴此乃文人之詞非當時實錄案晉宋二志並以交州之名改自建安八年然以兩漢志攷之班氏於南海鬱林蒼梧交阯合浦日南六郡並注云屬交州獨九眞郡不言屬交州蓋奪文也班所據乃元始二年版籍是元始時已名交州矣揚子雲十二州箴有交州姚姬傳以爲漢武帝元封

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晉書地志以冀幽并兖徐青揚荊豫益涼及朔方交阯是爲十三部至平帝元始五年始更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其州名史亦不詳獨賴子雲是箴而知之爾蓋設雍州以易涼州而朔方所部歸於并州而交阯謂之交州王莽奏改州名云漢家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此箴首必引禹貢所謂應經也平帝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其交州箴內亦述及焉然則其文必平帝時作當時王莽旣改州名頗張其事蓋使人定爲地理之書今漢書地志所本者是也故地理志書戶口獨舉元始二年知其與州箴同時有也由是言之則侯氏以子雲之箴爲非實錄未免孟浪而交州之名實起西漢之末固信而有徵也司馬氏續志據順帝永和五年版籍稱交州刺史部疑東漢之初已承用元始之制矣是兩漢志與

晉宋志願相牴牾或順帝以後交州之名曾經改易故復有建安之事乎

步騭傳注秦漢之際有爲將軍者以功封淮陰侯　案漢功臣表無姓步者

延康元年　范書獻紀書建安二十五年而不冠延康於歲首觀此稱延康元年則當時海內實遵用之

張紘傳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　何焯曰漢地理志會稽但有西部南部都尉趙明誠金石錄有永平八年所造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在未分吳郡之前蓋班書略之也其居是官者惟紘見于史焉　案續志會稽郡屬縣有東部侯官宋志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孫亮太平二年立建安太守本閩越後立爲治縣屬會稽後分治地爲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此並會

稽有東部之證也惟分治爲東南二部不知始於何時班志不書疑西漢尚無東部東京始分立耳非班氏之略

周瑜傳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爲漢太尉　范史附見景祖父榮傳後

領南郡太守以下傳漢昌劉陽州陵　案兩漢志下雋屬長沙州陵屬南郡而無漢昌劉陽宋志長沙郡吳昌侯國後漢立曰漢昌吳更名錢晦之曰周憬碑陰有長沙漢昌寖祇字宣節碑立於靈帝熹平時此縣必桓靈時置也晉志長沙郡屬縣有劉陽以此傳證之疑亦漢末所立孫氏以後承其舊耳

乙與奮威俱進取蜀　奮威孫瑜

黃蓋傳遷丹陽都尉　孫策傳注載策表稱行武鋒校尉黃蓋是時策討黃祖於沙羨縣蓋從行乃建安四年也本

傳不敘為武鋒校尉及討黃祖事攷策表同列名者周瑜
呂範程普孫權韓當各傳皆敘征劉勳討黃祖事而蓋傳
獨未之及乃史文之疏也
蔣欽傳注引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
慕祁奚耶　案此與呂蒙傳權謂蒙語相同恐一事而傳
之者不同耳
丁奉傳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晧追以前出
軍事徙奉家於臨川　孫晧傳鳳皇元年右丞相萬彧被
譴憂死注引江表傳初晧游華里彧與丁奉留平密謀曰
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
泄晧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
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
不死彧自殺平憂懣月餘亦死案彧平與奉同謀而奉先

卒故皓之毒酒獨不及飲奉然奉家之徙當以此或之毁

蓋泄其密語也宋書五行志亦載其事言皓追討穀陽事

殺其子温家屬皆遠徙此傳不言殺子温事恐陳氏之疏

也又奉與陸凱丁固謀廢皓不果事見凱傳

朱然傳赤烏五年征柤中　魏志明紀景初元年孫權遣

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荆州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

走案景初元年吳之嘉禾六年也在赤烏之前此傳及吳

主傳並不書

九年復征柤中　吳主傳有魏志少帝紀正始七年注引

漢晉春秋載此事

虞翻傳到東部候官　侯康曰部字衍東候官者會稽縣

名與東部無涉或據下文注引會稽典録朱育之言曰漢

元鼎五年除東越以其地爲治而立東部都尉御覽一百

七十引郡國志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立都尉居侯官以禦兩越是侯官即治實東部舊治安知此時不仍治此不知後漢東部治章安亦是治縣故地至東侯官則南部都尉所治非東部都尉所治也　案班志會稽郡屬縣錢唐西部都尉治回浦南部都尉治南部御覽州郡部十七引作東部揚雄傳東南一尉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也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宋書州郡志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爲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續漢志章安注引太康記曰本鄞縣南之回浦鄉章帝章和中立是西漢之回浦縣東漢廢而爲鄉至章和中復立爲縣而更名章安爲東部都尉之所治由此言之班志之南部乃東部之誤西漢固有東部而無南部范書鄭宏傳注引謝承書曾祖父三子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

諸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侯鄭吉嘗宣帝時而其弟爲東部侯此又西漢有東部之明證都尉治章安而其侯之官舍在治故曰東部侯官後立縣時承其名而不改耳侯氏以部字爲衍文者未必然也宋志又云建安太守本閩越漢立爲冶縣後分冶地爲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東南二部之分史不言在何時南部都尉所治亦不詳何所而南部實由東部而分則其地本東部之地故縣名仍之而不改正不必以侯官屬南部而疑之也

妻子得還注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爲冶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　案東越以元封元年滅元鼎五年尚不得云除也御覽職官部三十九引臨海記曰漢元鼎五年立都

尉府於侯官以鎭撫二越所謂東南一尉者也州郡部引郡國志則云元鼎六年立都尉居侯官以禦兩越五年與六年雖不同而曰鎭撫曰禦則都尉爲兩越未滅時所立朱育之言固不足信矣且兩越未滅侯官旣爲冶地則閩越王所都漢安得即其都立都尉哉則臨海記及郡國志之言恐亦未足信也東部之立諸書旣並言在元鼎中其言或有所據弟都尉所治未必在侯官漢志東部都尉治回浦疑都尉初立即在其地至東漢時更曰章安始終未嘗徙也

賀齊傳注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　案范史黃瓊傳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楊厚傳云永建二年順帝特徵純旣與瓊厚同徵

自當在順帝時非安帝時也

陸凱傳願陛下留意注攘災以德　考證攘疑當作禳

案古攘禳通用左傳昭十七年注欲以禳火釋文禳本亦作攘禮記月令九門磔攘周禮占夢注作九門磔禳周禮女祝注禳攘也是禳本取攘除之義故得相通用此注不必改字

胡綜　將恢大繇　考證繇疑作猷下同　案繇猷通詩巧言秩秩大猷漢書敘傳注作秩秩大繇文選幽通賦謨先聖之大猷兮注猷或作繇爾疋釋詁云繇道也釋宮云猷道也此繇猷相通之證也